

漂浮的 沙地

龚振辉自选集



上海三联书店

目 录

第 一 章	1
第 二 章	42
第 三 章	88
第 四 章	126
第 五 章	156
第 六 章	192
第 七 章	223
第 八 章	258
第 九 章	293
第 十 章	326
第十一章	353
第十二章	387
第十三章	419
第十四章	451
第十五章	483
第十六章	513

第 一 章

1

凌晨时分，淅沥淅沥地下了一整夜的零星寒雨，骤然之间天破云裂一般大肆地宣泄起来。一时间，劲风裹挟着稠雨，犹如凶神恶煞，舞动千臂万鞭，噼哩啪啦抽打着凡间！万端齐鸣的鞭哨之声，掩盖了一切瀛州屑小的动静。

苍鹰回旋半空，如入胶着空间；宛如琥珀嵌蝶，纵然颇具飞翔形意，疑为寸步难移。看似沾于空间之风筝，且观苍茫世间的静态布景，很长时间未觉有所迁延变形；但见天地一片混沌，固有天方地圆的概念，无不虚应。依虚可辨，东南北三面辽阔的水域，已将大陆版块延展至黄海与长江汇流水域里的，那片积沙出脊的“沙地”，摒弃在“江舌”“海唇”轰然刳堯的杳晃间，饱受着淫浪咆哮，旋流撕扯，风雨涤荡的多重胁迫。只见一马平川的“沙地”之上，到处雨雾茫茫，处处水色淼淼；恰似无毛“光鸡”囿于沸汤，可有几丝生还的迹象？顷刻之间令这方无根“陆地”，进入了犹沉还浮的情状；恰似搁向大海的一块跳板，疑为颠簸起伏，惑为飘摇震荡，勾起了几多惊险，几多惊悚？

而这饱经海舐江舔的脊状沙地，自其渐次形成绿洲几年几十年，甚至一二百年以来，始终是凡俗繁衍生息，兴衰不惑，枯荣不弃的好地方。几似那安居于组合式浮标空腔里的水母那样，悠然生发之中，自有其内蓄玄机的纲常。

此时此刻，天穹的腹背久经暴风雨的浸泡和穿透，如同海绵吸水，早已失却了藐视钢城的骨架；那般凝滞且又湿重的天帘，庸散地俯伏在脊状大地的虚怀，活像泼皮无赖，肆意弥烂。大地那敞怀至深的暧昧情景，导致人寰空间扣烛扣盘一般胀满了混沌，天地之间应有的无垠空间，一下子被呛得合丝密缝，几近窒息。以至于绝谷死巷的疑虑重重叠叠，太虚已化空灵地界的猜忌顿时浮现；耳闻风声鹤唳，但惑万物空悬；恰似悄声入冥，究竟无所着落，直至轮回桥段；却又无法确定，何时骚动，何时沉沦？直叫人心烦意乱无所归属。就算注定一路太平，也恐幽禁纵深，暗弑劫营，惶惶不得安生。

尽管晨曦姗姗来迟，阴阳翳障，含糊曲意，但终究担当着开天辟地、日夜循例的开明大义。太虚正气好似隐于烟瘴的神眷仙侣，轻巧地遁入天与地绞合的夹隙，悄然地摩挲洗涤，使之鱼肚清晰，直至这滨海天门的一隅，渐次显现门楣；就势拉开天屏的虚襟，劲光泼散雨幕的障蔽；但见临海最前哨的那个县城的轮廓，隐现于曦色抽象的背景。似此僵持俄顷，曙色强侵，遮掩在黯色纵深的县城制高点，那一簇簇高楼组群，恰似“天柱出浴”一般，骤然地挺身于雨幕的前庭，从而迫使天地回归各自方圆的营地。曙光如潮蓦地汹涌，恰似舞台缓缓启幕一般，生息空间得以渐次还原：天、空、地的三维本相。

楼群兴致勃勃地在雨幕中跼足展颈，展示着周身光滑的肌理，演绎着自身骨骼内涵的坚挺；浑身洋溢着勃然青春。纵情地

向东邻的黄海道声：

大海呀，您早！虽然您是东天门迎来送往的无国界跑道，却也时常喜闻乐见您翩若惊鸿般的舞蹈；而这恰恰是你救赎众生的昭告……

俯首向脚前的长江殷切问候：

长江啊！您好！您一路欢唱着古朴的歌谣，滔滔然来自万里之遥，这下可好，终于和大海紧紧地拥抱。喘呵呵。

但见长江与大海，应和着齐天引力的情怀；刻不容缓地向会师之地迎面扑来，就在这江口内外，展开江海汇流的竞赛；轰然紧拥，訇然紧拽；拽住猛甩，甩手藏拐；拐出千脉，脉脉连寨。撞击出漩涡千顷万态，博弈的共鸣慑服心脉。

城廓上空，辉煌了一夜的灯华荧盖，经不住雨水和曦光的双重“指摘”，灰溜溜地崩溃着一坨坨艳丽的色块，直至那朴实的内在，整个地同化于天光袒荡的襟怀。

那一阵紧似一阵的骤雨声迅猛地膨胀开来，令尘世空间无所不在其声浪震慑的贖谷要塞，更令一切跃跃欲试的骚动尽皆挫败。这覆盖一切异己的气概，确是暂将大雪洗劫过的遗留痕迹彻底扫荡的做派。

已然退为旁角的天籁，匆促地掐断了最后的乐阕——《暂别的梵呗》，更弦易辙地汇入主旋律的韵脉，且作和声仓促合拍。

城垣里回响着同一曲倏然高亢的催眠曲，让整个城邦深深地深深地潜入梦寐萦怀的无廓大宅。街井依稀地摇摆于风雨的“裙带”，形似摇篮劲晃，旨在陶冶酣睡无疆的至深地带。一幢幢内奢外华的楼宇里，合抱着同一个庞大而又温暖的胴体——优越，将大自然的乖舛竭尽能事地拒之门外。

偶有一盏床头灯鬼祟地勃然启开，唰！灯光怵然地扑出窗台，刺入空濛的街景；间或，一个廓线圆润的身形，出现在光域的前屏，无端地裁剪起刺目的光线……

这位独领风骚的女人，在这城垣憨睡到最温馨最深沉最暧昧的时刻，兀自蠢动起来。她在她独享主权的套房中指点江山，令各个房间的灯盏，相继锃亮于各自匹配的空间。而卧室内的的大床上，盖被零乱地斜披在垫褥上；临窗的软包沙发里，丢弃了几件洗而未叠的衣服……溘然环顾四周，只见清旷陡壁，简陋昭彰，整个虚廓的卧室里竟然别无长物，甚至连个大衣柜都没有配置；一股浓烈的仓促使用的残障气息萦绕着，昭彰着。或许是过敏于外人偷窥的动机，这才紧掩着房门吧？

侧厢的房门却大大方方地洞开着，但见沿墙四周圈围着的连体书橱，就占去了几近三分之一的空间。耀眼的日光灯强光，呛满了“筒子”状的斗穴空间。两把肥硕的高背圆椅子，“胁持”着屋子中央、那张狭长的书桌；书桌的顶头，有一对木质沙发“挤兑”着一张钢架小茶几；几大捆图纸把一张“峭描”的木摇椅“制服在”书橱的犄角里……。这是个充斥得满满当当的小书房。

书桌上零乱地堆放着好几本新旧不一，大小迥异的书；打开的合拢的争风缠覆。一叠 A4 打印纸，让散乱一桌的 A4 纸驱逐到了桌边沿。一枝弹压出芯的塑壳水笔，瘦腰凸肚地横卧在写有几行字的纸面上；看它那满腹无赖的傻样，或许正在期盼着主人亲热地“拿捏”吧？却就是等不来主人走入房间的身影。

客厅里，多层式仿水晶吊灯肥硕而又光滑的造型，活像一尊弥勒佛横卧其间；它喷洒着熠熠暖色调的光辉，普照着客堂南区那一组圈型真皮沙发，以及阔绰地横置于沙发中央的玻璃长几；普照着客堂中央古色古香的圆桌圆椅；还有挂于西壁的液晶电

视、靠墙并立的供放组合柜、玻璃礼品橱；远程灯光透视着客堂最北侧、与厨房之间的半屏式木花格，以及花格下的玻璃条柜；玻璃条柜里展示着一款又一款风格各异的茶具，叠光处折射出一缕缕或明或暗的幽幽光束。呵！当然也普照着南窗下的金鱼缸了……鱼缸里游弋着的几尾品种间杂，肥瘦大小悬殊的金鱼。看它们各自孤存的景象，让人一下子联想到了寡鹄单鳧的苍凉。或许它们仍在指望着主人饲喂的抚慰。可是主人的身形只这么一晃，就不知晃到哪里去了。

透过花格向后面的小餐厅里窥探，圆轨式冷光灯锐利的光柱群体，由顶棚中央寒森森地向下刺去，“洞穿了”钢化玻璃桌面，直接击中油脂锃亮的木地板；令樱桃木地板上扑腾起一坨坨荧荧惑惑的橙红色光雾，回映在静候食客圈坐的电镀钢椅上，令钢椅发出“软硬兼施”的光感反响。这种诡异的光感，与玻璃排窗里侧的厨房间里，由橱具顶部，嵌入式珠泡灯的光感回响，一脉相承两相呼应。

玻璃隔墙内侧，是个双排柜体夹着中间走道的灶头间，背靠实墙那侧的那副四眼灶头上，一丛扇状的绿色“火针”，密集地直舐在不锈钢锅的锅底。而火焰这种临界于烧料和火种之间的神异物质，一向离不开人的守护。否则，嘿嘿！说不定就会捅出一滩子娄子来呵。可那里也不见人影。

尽管它是一组颇为普通的半框式镜子，可是在一盏白皙吸顶灯强光的照射之下，只要通过它三折连屏所形成的纳视广角，你便得以透晰这一房间里所呈现给你的大致景致——这是一间纯素色系装点的卫生间。在这寒末冷梢的时节里，那满目苍白的颜彩，张扬着它那孤僻、冷傲的秉性。尽管淋浴设施、马桶、洗

衣机、梳妆柜等洁具都有序地充塞其间，但还是让人泛生出一股股强烈的，既空廓又疏生的冷漠感。这便越发放大了阴冷复加的时令符号。

尽管那束白玉兰花也是素色调的，可它一旦探入梳妆镜视角里的时候，便将镜面里所能揭示的景物空间，一概地烘托出碧玉包裹的视效来了。不由得令你叹服，花朵这一充满神性魅力的物质的内涵，是那样的玄冥妙阳；虽不动声色，却淋漓尽致地深化了物质的品相；好比精灵施法一般，只在一刹那间，便令整个俗世空间充盈了淡雅而又富贵的润泽。这润泽犹如把玩物件外表的包浆，那么富蕴细脂，那么饱含清光。由此派生出一股臆想浓酽的温和气息，在你的心际轻轻地荡漾；顷刻之间滋润到你的五内，安抚了你的恍惚。侧目一看，就连唐突地现形其间的那张老脸，也一改姿老颜黄的本相，映衬出几许冰清玉洁的秀色在那里萦回撩惹；这久违了的亮丽潜质，夸张地充塞于前镜空阔的视野，拟为蓄意的自我标榜，却又恰似俩厢同脉的孤芳自赏；这便在你的面前荧惑起一个，花容月貌悄然回注的美丽梦想。

这情景，不得不令你感叹“物尽其用”一词的高妙之所在。仅仅一束鲜花的参与，便能使生活的细节衍化出如此神奇。这一发现令狐木兰感慨不已。诱使那张神情冷峻的面孔，活泛出一缕勉强的笑颜。

一个长久地摒弃“小资情调”的人，似乎早已习惯了生活程式的粗枝大叶。沉重而又繁琐的工作压力，早令生活情趣隔绝于享受的范畴。她为自己在这一瞬间，得以坐享这细微之处的点缀奇效颇为惬意，也为连日来对那束鲜花的忽略而略泛歉意。

那束白玉兰花，还是杨树春于大年初五午前，送上门来的两件礼物中的其中一件。另一件礼物，是个烫了金字的牛皮纸袋。

据杨树春暗示，那个纸袋，或许等于一栋豪宅。她便心领神会，这袋子里装的，是某幢住房的房产权证或可立兑房产权证的相关凭据；也可以说这是杨树春赐予她的“招安书”，或可认同为据此让狐木兰，以转换方式向他呈兑的“出师表”。只欠前提，一一笑纳而已。

自从杨树春一出现在她家的门洞里，她便撞见一位高贵得难扼傲慢底蕴的达官显贵杵在那儿，向她昭示着魁梧身形的同时，着重显摆了包裹肉身堪称奢靡的品牌装束。她却被那紧随着他席卷而来的那股分外腐败的泥土味，冲了个踉跄。从那时起，她便对这位不速之客有所抵触。直待他开口乱致新年献词时，他虽未吐出一个与钱财相关的字眼，可她还是让他的身份所框限的铜臭气息所沉溺。为了自救，她没让座、没泡茶；留下花束，撵人出门。

于是，那束鲜花便在她家厨房间的水斗里，沉寂了三天三夜。

今天起床后直奔厨房间，去烧泡面时却又发现了它。想想鲜花是无辜的，多少也得给花神留个面子，于是探身壁橱，从纵深里取了个花瓶，插入花束，淋上少许清水，便把它带进了她的梳妆程序。当一口饱胀着残败意蕴的白沫吐入水斗，顷刻之间绽放成一朵烂蘑菇形状的时候，悠然间敏觉到，他杨树春什么样的鲜花不好送，偏偏于喜迎财神的那个日子里，送出一束近乎于纯白色的鲜花呢？看那一朵朵花冠张弛，花瓣耷拉，已绽放到极至的花容；她真怀疑，那个自以为脱胎换骨了的农民，是不是用它来暗喻她的花期不再？可就算他真是这样的用心，那也只是借助物形暗喻了实情而已。反正返老还童是不现实的，又何必追究他所持有的居心呢？

于是她将精力集中于正在梳理的发束之上。三下五除二

便丢下梳子，健步穿越一派粗犷毕兑的装帧风尚的客厅，绕过简洁风格的小餐厅，由侧门折回简约素净的厨房间而去。那时灶头上早已热气扑腾，她紧赶一步，向预置在灶台上的汤盆里倒出泡面，就此弓身站立在灶台边，吹捞咀嚼一阵混打。而后鼓胀着腮帮，包抿着嘴唇，匆促地咀嚼着最后一并搜罗在腔内的“来一桶”；一边出手倒掉残汤，冲洗了锅碗；一边潦草地擦了擦手，丢下毛巾一转身，走向预置在餐桌一角的一叠手书材料，一把把它拿在手上，这便准备出门了。待等来到门侧，一愣怔间，想起电灯都还开着呢！这便匆忙地绕屋转了一圈，关掉所有开启着的灯盏。

呵呵，这时才发现，天光充沛胜于灯明，不知不觉的天已大亮了。

却又不知为什么，当她手执锁把的一刹那，浑身上下毫无前兆地打起了一个深透魂魄的冷战。

如今这每一个年节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，总有一种遭遇了抽筋损骨一般的暗伤身受袭击心头。当然，那种曾经在狂热政治的感召下，不畏生死不计得失，一味地勇往直前的拼劲、狠劲早已荡然无存。但扪心自问，像狐木兰这等依然以政治信仰为支撑生命活力唯一源泉的人，是不该持有这种“开张恐惧症”的。因为不管这世界怎么改变，你所信奉的政治样式，总是顽固不化一成不变的。而这样的暗伤感触，却周期性地狙击着你暗自渴望“将休闲进行到底”的那份热切心。

当你由那温暖的小家，凝重地走向冷清毕兑的电梯甬道，硬着头皮去承受“职业唤醒”的“迁徙”；当你走出底层梯厅，迎面一股寒风，毫不留情地削去你煲以周身的热乎劲；当密集的雨滴，冰箭一般射中你的脸颊，令那寒意直透心扉；当你透过小车

车窗，蓦然发现这县城里本该浓烈依然的节日氛围，早已让寒雨冲刷得七零八落；当你漫看风雨沉浸的村野，疑为大海孤舟，可知多少沉浮在其中呀；当你扫视那斑斑驳驳的残雪覆盖着的春禾，备受摧残的即景令你心痛；当你满耳充塞了车轮车壳与公路路面上反弹的，雪雨混杂的“重水”，互击出揪心的撕扯声，你的肉身竟然也有了痛楚的错觉；当你打开车门，一脚踩在满目积水的某个偌大的庭院里，环顾围墙四周的花坛中，僵巴于雨雪里的残枝僵梗，正在刺骨的寒风中孤傲地摇曳时，你对外界全部的感受，只能是——天寒、地冻、潮湿、阴冷。你会在连续不断的倒抽气息的末端，顿生出些许木然，似乎不愿承认，此时此刻你所身处的环境，正是你营造生命价值的人生舞台之所在。

漠视着满脸积聚流经眼穴之后又顺颊畅泻的雨水，形似一个任性的孩子，偏执地盘点着意志的库存，曾经的忘我气魄和壮烈精神，依然是那样的炙手可热，缘何稍一放手就会冷却到冰点？疑虑无解的冲撞中偶一抬头，敏觉着拂面的风速，突兀地“括来了”一个朦胧的、扭曲得十分乖张的庞然大物；透过眼帘流泻的水膜，穿过疏斜却又模糊的雨幕，直愣愣地撞入了眼穴。这突如其来的庞然大物，着实令她暗吃一惊。好在她对现场环境了如指掌，知道这是办公主体大楼在虚视中的变异造形。一向把这幢大楼引以为豪的狐木兰，却没有预想到虚视之下的效果竟然如此颓丧，一派东倒西歪摇摇欲坠的架势。很难想象这总高度为五层的钢筋铁骨，建筑面积为4700平方米，交付使用才5个月的办公大楼，竟然也会这般易失青春。而驻足于此的她，却犹如冒雨出洞的一只蟛蜞，孤零零地巴望着陡峻难攀的土丘轰然垮塌，竟是那样的困顿，竟是那般的隐忍。

她猛眨了几下眼睛，尽可能地挤掉眼帘内的雨水，非要就

此以正视听。但是这下子搪塞于视观的镇政府大楼，竟然犹如野生于沼泽腹地的那片水蒿。这水蒿经历了严冬的拷问，却已叶凋、茎枯、根歪。似乎它的生命的全部内涵，就在于摇晃出对萧索的不甘和早衰的缺憾。一旦求证至此，抗拒工作繁杂的那份心境勃然鼎盛。尽管工作得心力交瘁，却总是漏洞百出，令你补裨不迭的那份畏惧，形似水蒿一味地疯长所呈现的，覆没一切生灵的残照景象。自我一味的迷失，与渴望坚挺的心志的抗争愈演愈烈；那份稍一松懈就会斗志颓丧的悲哀恰似枯茎，三折二扭，不得挺拔；而沉积于胸海深处，底蕴深厚的狂热精髓，虽然埋藏得很深，却依然饱蓄百折不挠的生命毅力和好战气魄——恰似水蒿永远生机勃勃的根脉。尽管它歪斜了，却于内置的心性无碍。

形似一块不屈的招牌，形似一种无声的自我拍卖。她遒劲地掳了一把蒙眼的雨水，粗鲁地向身侧使劲一摔，而满腔倔劲依然那么澎湃，满腹的渴望依然无法承载，迎着风雨不肯避开。

其实政府大楼生性就是一个赋予工作的地方，而她狐木兰，天生就是一个兜揽工作的无底口袋。或许她正把升旗仪式静静地等待？或许听到《大刀进行曲》的主旋律，在灵肉深处唱响了来？

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……

就在那热血沸腾的旋律声中，她不动声色地深吸了一口气，暗自向四肢输予劲力，迫使意志沉淀了太久了的身子骨里，激越起工作的信心和完全胜任的自信。直待感触到寄生于躯体内核的“开张恐惧症”，彻底消融于浩然正气，这才正步向楼内走去。拾级而上，直达四楼，进入朝阳长廊，走近镇党委书记、镇长办公室门前站定，早已执钥在手，利索地打开了大门。

嗨！这便是她运筹帷幄的中军帐吗？

而所谓的“中军帐”，也只是直筒子楼宇里的两间简装的“套房”。里间是配置了洗刷设施的应急卧房，外间用铝合金作屏，前庭为办公区，后庭为接待区，颇有几分野战营地的蛮荒景象。尽管如此，它也已这幢楼里的唯一独自享受的套房了。除此之外，不但套房不再，还每间每室都充塞得满满当当。堪称：一屁震荡，满室犯呛；官多为患，犹如火柴之床。随着接二连三的并乡并镇的只收容不摒弃，从主任、镇长到书记，几乎比比皆是，如发成束，如葱打困。一个个嘻嘻哈哈的蒙混，尽管“混”得心身疲顿，拽着稻草不让下沉。

虽然时至今日，她仍在这大楼里身居“广厦独尊”，甚至可以号称“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”。而她心中还是倍添无名的落拓。欲弃还迎似地在门洞里站定了身形，出于本能般地预置了女人敏锐嗅觉的“摒闭器”，很显现，这是准备着霉泼气的迎头痛击。但随即松懈了戒备，说明了她的担心是多余的。可她又用“职业领导”化了的“规眼”，冷视着室内固有的次序，兼而留意着一应办公用具的整洁状况。好像唯恐遭盗了、或者被人弄脏了弄乱了一般。其实，这么威严却又这般寒酸的衙门重地，就算时迁再世，也是不敢冒犯、不肯冒犯的。

她的目光由办公桌移至大班椅，由文件柜移至木沙发，再由净水桶移至木地板……到处彰显着湿迹折射门洞里的天光的反馈。可以确认，保洁员刚刚抽身而去。也就是说，次序和卫生保障是可以信赖的。而对水迹未干的不爽情绪正待生成，突然敏感到这是自己来得过早，未予湿迹晾干的时间空间所致。这也正是整个政府大院内，未见一位同仁的缘故。

悄悄地走近大班椅，形似不胜重负似的，将习惯于捏在手

中的手机,展指滑落于桌面。身子可比筏木一般,重重地跌坐进小牛皮包裹的圈围里。好多天没来攀登这四层高的楼梯了,脚力毕竟有所欠缺,尽管坐下了,下肢体各部位,还是饱胀着太多的不妥。满耳充塞的如帘相隔的风雨声,却又那么咄咄逼人,使人蹑蹑入境;心里却空荡荡的一无着落。坐姿稍一调整,立马传来一阵湿皮沾衣后的剥离声,这便错觉到自己是置身在水泽里。不但整个世界都湿淋淋的,就连一身厚厚的冬衣,自己的肉身,包括自己心室的感触,也都是湿淋淋的。她不知道,是该将这种感触的无限划一加予抵制,还是应该拥抱这种感触?禁不住仓皇地想:一个犯有“开张恐惧症”诊候的人,又何必第一个进入工作角色?

其中的缺憾在于,进入角色以后却又无所事事。对于一个恨不能永远处在没日没夜的工作惯性里,冲锋陷阵的人来说,不能停下来,才是她生命的全部意义所在。如果有那么一天,有人硬要人为地在这惯性中抽刀断水,那么被抽刀的那个运动个体,就会泄尽灵气,就此只剩一个貌似依旧的躯壳,在这世上茫然地游离了。这等挨刀般的痛楚,尤其不能强加在一个工作狂的身上,一旦遭遇,胜似谋财害命一般损人元气。

但如今的每一个年节,都是一个工作惯性中断、工作热忱裂隙、政务次序断链的景象。公务员们太多的等待心、太多的观望情,与基层政务内涵的“飓风式”诡变的特质渐趋合拍;太浓的享受主义氛围、太猛的简练攻略的攻势、太强的投机取巧的风潮,使人在职场中迅猛早熟,飞速老到;而在消遣中泛播童趣,可谓肆无忌惮,直至性情毕露。

年节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,不召集会议,甚至不安排任何具体的工作实务的定势,早已塑就。这样的宽厚机制,好像只在一

夜之间便已成定律，深植人心。如果你想对此有所校正，强劲的抵触思潮，令你孤立无援。宽厚、仁爱的社会人文趋势，令一向雷厉风行的狐木兰，从去年年节开始，也不得不乖乖地奉行“人性化”管理。尽管备受“病急偏遇慢郎中”的煎熬，却也只好废除这“只争朝夕”的酷吏行径，任由实务火烧眉毛，放任同仁吃完了元宵才渐次苏醒。在此期间，只得违心地放纵联欢、联谊悄然兴盛。甚至目睹一个个官身失去踪影，随意串联，轰轰烈烈地大搞“地下感情投资，地上利益同盟”也假装心不在焉。这使狐木兰越来越担忧：这权力内涵的日渐赤脚化和政治威势的越发边缘化惯势，何日才能刹车？直至重树雄风骨力？

这时传来几声“笃笃笃”的敲门声。狐木兰抬起头来，迷茫地向站在门洞里的司机看去，只见司机向她的办公桌走近了几步，将一只沉甸甸的公文包提上了桌面，脸上泛起莫名的致意性浅笑。而后形似领受了认同性质的默许，悄然地返身而去。

狐木兰本是个不善于带包走动的另类女性。所以她的公文包，永远常驻于行动的中间环节——小车内。她有点闹不明白，司机缘何把她的包儿楼上楼下地盲目搬动？直至将他那致意性的浅笑，在心中闪电式地回味了好几遍，这才想起来了，是在饱受车轮击水，溅水反击车壳的噪音不断侵袭思维的“迁徙”行程中，是她答应了他公车私用的请求。好像他是说过……要去接个什么人。而她正在抗拒着来自车外的纷纷扰扰，就连自己也不能确定，自己为何要满足司机这等奢狂的非分之想。

想想司机猥琐的样子，简直让人不能宽容。所以注定了他是个临时的角色，一旦找到合适的人选立马换人。既然如此，更不应该留下给予情面的余地。而她竟然让他得到了近乎于破天荒的优待。是她同情弱者的本性起了作用？还是这个社会“人

性化”的基调太强劲，左右了她铁面无私的准则？可你必须认清，这是一个：“人文准则”的旗帜越鲜明，所有其他准则的棱角，就越圆滑的时代。靠你一个人孤军奋战又能左右什么？人难做，做人难。像司机这等“二吊子形象”的人，做人更难。像她这属于强势群体的人，能做做好人的话，且做做好人吧！

本来，今天是她得空前去看望母亲的日子。类似这样的安排，从去年岁末一直延迟到了今日。今天上班，注定是个走走场、摆摆样子的“零公务日”。也是这一特定的时间段内，“隆重看望”母亲的最后的好日子。过了这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赋闲的日子，对于她来说，已然没有比这更富足更奢侈的日子了。或许司机拿包上来的时候，潜意识里正在盘算着霸下用车权，或则容她立马先行，待她先看完了老母，而后兑现对司机的允诺。她甚至几欲起身，几近付诸实施，但她又不善于出尔反尔；又有下午去看望的话，还可陪着老母吃顿晚饭的优选考虑迅即生成。于是眼睁睁地看着司机的背影出门而去。

这时手机响起来。刘卫星的声音，出现在电子信号的另一端，却直达她的耳鼓。他唐突地大声对她说：

我可能要迟一会向你报到了，狐书记……

听到他在一个背景声息十分混乱的场合，对别人指定着什么：唉，这边、这边……而后又听他如此汇报：狐书记！这下子，你的宝驭可遭殃了。

怎么啦？她脱口而出道：上班第一天，你就把我一个人晾在这，不管啦？

我看这车是彻底撞废了。他说：对不起，狐书记！处理完了，我立马过来，立马过来。

怎么，司机出事了没有？她急切地却只是程序化地问。

出事了。他肯定地说：出大事了！就撞在镇街口与公路相衔接的地方。是一辆由南向北疾驶的大巴，在紧急避让导致失控的情况下，与我们的车迎面撞上了。我现在正让由我乘坐而来的那辆出租车，送我们的司机去医院抢救呢！狐书记！你现在要用车吗？要的话，我顺便给你找个车吧？

狐木兰张了张嘴，却终究未发出声来。

这个恶性事故突发的信息，令她实在太震惊了。震惊的不是事故本身，震惊的是自己差点闹了个“沉船合一命”。是她这个一向厉兵秣马的铁娘子，难得的一时迟疑，救了自己一命哪！

一阵阵深探魂魄的震慑，引发了灵肉的瑟瑟震颤。浑身的鸡皮疙瘩，由皮肉纵深处阵阵泛起。她本该追问一声，司机伤得怎么样了？她更要责问刘卫星，昨晚不是你主值班吗，怎么又到处乱跑了呢？

当然她还联想到了，却又不能直白地说出对昨晚让她白白地空守“闺房”的怨怼。

可这时，她一下子虚脱得不行，已丧失了责问的劲头，什么都不想说，就此终止了通话。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，沉湎于孤独的自我庆幸和默然后怕的惊悸之中。

2

直至上午9点钟以后，狐木兰才猛然感觉到楼宇里的人气幡然回升了。在这急剧回升的人气中，夹杂着肆意张扬的却又是丝丝入扣的节日的热烈。这种热烈时不时地以唐突的方式被重复唤醒，并通常达到几近肆无忌惮的夸张程度。在这种累经渲染的氛围里，爆炸着的是乡俗文化的乖张碎片，却又充盈了高